



红色之旅

——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军垦新城阿拉尔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塔里木河的臂弯里。塔里木河滋养着这片土地，沙漠、绿洲、胡杨、红柳、梭梭，成为最具标识性的自然地理符号。风带着河流的气息轻轻拂过，塑造着阿拉尔的精神禀赋和文化气质。

来到阿拉尔，目光所及皆是楼房和田地，看不到无边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漫步街区，满眼是颇具特色的军垦文化：南泥湾大道、王震大道、屯垦戍边纪念碑……

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就静静伫立在阿拉尔市主轴线上，像一座时光的堡垒，封存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站在纪念馆前，独特的建筑造型令人眼前一亮——它形似4把倒放的犁铧，又如种子破土而出，象征着三五九旅的屯垦精神与兵团事业的蓬勃发展。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把南泥湾变成“陕北好江南”的三五九旅，历经南下北返、中原突围，辗转来到新疆。1949年2月，三五九旅改称步兵第5师，同年挺进新疆。1958年的冬天，一纸命令让曾经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老兵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组成开荒大军，汇聚到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荒原。

“一亩六、两亩六，坎土曼开荒气死牛……”这是当时传唱于塔里木荒原的一首歌谣。军垦官兵顶烈日、冒严寒，风餐露宿，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向这片荒原宣战。

人在军旅

清晨，一缕阳光照进营区，北部战区海军某油料仓库中土宋泽东和几位战友踏上巡线小路。“油罐耸立装满能量，管线长长连着战场……”他们嘴里哼唱着《山海油料兵之歌》，步伐愈加坚实。

宋泽东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去单位报到的路上。当时刚刚完成新兵训练的他对未来充满好奇，询问同车的干事韩良：“单位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韩良把《山海油料兵之歌》的MV视频转发给他，说可以从中窥得一二。热情的旋律、唯美的画面让宋泽东心潮澎湃，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充满憧憬。

可到单位后，现实却给宋泽东泼了一盆冷水。单位地处深山，与外界接触机会很少。宋泽东的每日工作也只是巡线、检修以及收发油料，这与他设想中劈波斩浪的海军生活大相径庭。宋泽东逐渐有些消沉起来，工作生活也打不起精神。

“令我最初发生改变，是那个深夜响起的《山海油料兵之歌》。”宋泽东说。那是一个沉闷的夏天，他们接到紧急收发油料任务。由于油料规模较大，官兵奋战至深夜还未完成。

长时间作业带来的疲惫压在每个人身上。在等待油泵加压期间，面对尽显疲态的众人，队长刘瑞突然站起身，清了清嗓子：“咱们唱首歌吧。在那美丽的山海之间，排列着我们的管线库房……”官兵不知不觉跟着唱起来，激昂的歌声点燃了寂静的夜晚，也点燃了他们的战斗激情。大家各司其职，固定管线，监测泵压……

夜幕中，一座依山而建的营盘灯

回望阿拉尔

■宋 鹏

他们不与老百姓争地、争水，驻扎的地方都是原始胡杨、红柳丛生，黄羊和野猪出没的戈壁荒滩。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有的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甚至生命。他们住地窝子、仗剑扶犁、挖渠排碱，用双手一寸一寸地开垦土地，让沙漠边缘出现了一片片绿洲，创造出又一个一个人间奇迹。

二

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里的实物展品，成为见证和发扬屯垦戍边精神的载体。这座军垦新城里还生活着许多军垦老战士，他们对往事的讲述，丰富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白玉伦老人站在水渠边，望着儿子承包的40亩红枣地，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劳作时的情景。上世纪50年代，这个叫“沙井子”的地方还是戈壁滩，现在已经变成硕果累累的枣园了。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兵团最早创建的农垦团场。

老人忠厚朴实、谦虚低调，不去讲述当年垦荒修渠的艰辛，也不标榜自己的功劳业绩。他引述了当时一位领导的讲话，大意是这个地方太艰苦，即便没有作出突出的贡献，只要能在这里坚守一辈子，就是了不起的贡献。

白玉伦老人不仅将自己的一生抛撒在了沙海边缘的兵团农场，还教育儿孙“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把兵团人的根丢了。他的二儿子和四儿子，高中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热潮，曾想离开兵团农场，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但在老人的劝说下还是留了下来。白玉伦人说，兵团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兵团人前赴后继的接力奉献。受访的几位军垦老战士，其子女也大多留在了兵团的各条战线上。

“母亲那一代人，走的路太长了，吃

倾听山与海的声音

■付 康 张 昕

光闪烁。任务结束后，指导员徐磊说：“这次任务大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接收的每一滴油，最终都会化作舰艇与战机的血液，为打赢而燃烧！”

歌曲旋律与任务场景在宋泽东脑海里交织。他意识到，自己的岗位同样是保障打赢的岗位。

回到宿舍后，宋泽东便将《山海油料兵之歌》中的“油料官兵使命荣光”写在笔记本扉页上，以此提醒自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

在该仓库，《山海油料兵之歌》不仅浸染了年轻官兵的青春底色，也蕴含着代代油料兵永远抹不去的回忆。

不久前，在该单位举行的“听你‘话当年’”新老兵对话会上，仓库请来多名退伍老兵讲起当年的建设历程。年近70岁的老兵韩波回忆曾经在仓库的时光说：“那时仓库还是一片荒山，洞库改造的时候缺乏机械设备，只能用铁锹、铁锤一下下地凿。大家有时就直接睡在洞口……”从开山掘库到铺管接线，从紧急抢修到飞砂洗罐，当年的拼搏故事鲜活地展现在官兵眼前，接续奋斗的火种也在官兵心中燃起。

对话会结束，主持人准备搀扶着老人下台，韩波突然立正，面对着台下带头唱起：“巡线作业、检测维护、备战打仗，我们油料官兵使命荣光……”歌词一出，许多老兵瞬间湿了眼眶，纷纷站起来跟着合唱，对话会现场的气氛也被推向高潮。

一首歌曲，让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的两代油料兵产生共鸣。他们在舞台上留下了一张合影。

对话会结束后，一场油料实战化训练拉开帷幕。练兵场上，一辆辆油料作业车前出架设管线，阀门飞

的苦太多了……深深地影响了我们。”63岁的武琳琳是兵团第二代，她的母亲赵桂荣是当年著名的“塔河五姑娘”之一。

1958年5月，兵团农一师决定开挖一条水渠，灌溉50万亩新开垦的农田。当时的要求是，只能体力好的男同志上，但是在出发前，赵桂荣和20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加挖渠任务。最终留下的5名姑娘组成了一个女子突击队。为了不落后于男同志，她们晚上挑灯夜战，瞌睡了，就咬上一口辣椒。就这样，5名姑娘挖渠的速度超过了所有的小伙子，创下了每人每天平均搬运沙土72立方米的业绩，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授予“穆桂英小组”称号。

今年92岁高龄的郭桂荣，是“塔河五姑娘”中唯一健在的。她性格直爽，热情开朗，言语之间自带幽默，蕴含着饱经风雨洗礼后的人生智慧。她说话时声调抑扬顿挫，还时不时说出几句年轻人的时髦用语。

“一挑子都是百十斤，你得挑上去啊！挑的时候哪能站在那个地方换肩啊？那就得走着换肩，所以我肩膀这个地方都聚起了一个疙瘩。”郭阿姨指着肩膀上的疙瘩让我们看，“那个时候年轻，有力气，不怕！”正是有了这种“不怕”的勇气，1953年，兵团农一师向国家上交公粮2300余吨。这个数字意味着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不仅不要国家给的军粮，而且实现了粮食盈余。

老人给我们娓娓讲述着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那些苦中作乐的奉献情怀，那些镌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真挚情谊，虽已化作记忆的碎片，但其蕴含的精神仍闪耀光芒，历久弥新。

三

那一年，正当大伙儿为把荒无人

烟的戈壁变成了万亩良田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由于连年灌水导致的土壤返盐给所有人心头蒙上一层阴霾。上世纪60年代初，这里的棉花、小麦等农作物出苗率不足45%。甚至有专家提出了放弃农场、整体搬迁的意见。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难道要撂荒吗？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来到沙井子，他说，不能搬，这么多人搬哪里去？熬盐巴卖也不能搬家！

经过反复摸索，军垦战士们逐步总结出了深挖排渠、降低水位、排水洗盐的办法。没过几年，全场大面积种植水稻就获得了丰产。沙井子种出了品质好、远近闻名的大米和棉花。大家自豪地把黄灿灿的水稻描述为“金”，把白花花的棉花称之为“银”，昔日的“沙井子”变成了“金银川”。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在这里设立金银川镇。

把“沙井子”改造成“金银川”，这只是屯垦戍边的一个缩影。“十万大军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开荒大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创造出了“荒原变良田，良田变家园，家园变城市”的奇迹。

走近阿拉尔军垦老战士这个特殊群体，触摸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屯垦戍边伟业时，我们从心灵深处对他们充满敬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参加垦荒劳动，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了赫赫功劳。在他们看来，屯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

时光流转，本色传承。军垦老战士们生命轨迹，早已融入兵团发展历史，成为屯垦戍边大合奏里的音符。他们的故事，是对兵团精神的生动诠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兵团人，在这片土地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边疆的稳定发展，奋勇向前。

题图设计：许 硕



班长，听我说

■陈兴棵

有些话
在嗓子眼儿悄悄发芽



吉鸿昌(油画,入选“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展”)

赛 鸿作

精短小说

太阳把青石岭的石头晒得发烫时，李老根正蹲在山楂树从里嚼干粮。他怀里揣着个油纸包，里面是八路军交通站托付的情报，要在3天内送到30里外的黑风口据点。

这是他当信使的第3个月。自从儿子在鬼子“扫荡”时被抓走，这个50岁的猎户就把猎枪换成了扁担，靠着对山路的熟稔，成了八路军在山岭间传递情报的交通员。

头顶的树枝突然晃动。李老根瞬间缩起身子，右手摸向腰间的柴刀——那是他唯一的武器。一只松鼠蹿过树梢，他这才松了口气。

日头偏西时，他钻进一处废弃的炭窑歇脚。刚把油纸包从贴身处掏出来查看，就听见窗外传来皮鞋踩在碎石上的声音。李老根心一紧，赶紧把情报塞进炭灰堆，用一块焦黑的木炭压住。

3个敌人端着枪出现在窑口，领头的汉奸举着手电来回扫射：“搜！有人藏在这儿。”

光柱扫过李老根的破棉袄时，他故意咳嗽着蜷起身子：“老总，俺是挖草药的，天黑了躲这儿歇脚。”手里的竹篓晃了晃，里面确实装着半篓柴胡和黄芩。

鬼子踢翻竹篓，草药撒了一地。汉奸盯着炭灰堆里那块木炭，正要伸手去翻，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一个鬼子叽里呱啦喊了几句，然后带着另外两人端着枪往枪声方向跑去。

李老根趴在地上听着脚步声远去，直到听不见动静才敢起身。他挖出情报，抖落上面的炭灰。油纸包边角已经被蹭黑，但里面的字条完好无损。

月亮升起来时，他沿着崖壁上的羊肠小道前行。这条路是他年轻时打猎踩出来的，最窄的地方只能侧着身子走，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涧。走到一半，他发现前面的路段被新倒下的松树挡住了——肯定是鬼子故意设置的障碍。

李老根摸出柴刀砍断树枝，刚清理出能过人的缝隙，就听见身后传来动静。他转身躲进岩缝，看见两个背着枪的伪军正打着手电巡逻。

“这鬼地方，哪有人会来。”一个伪军抱怨着，“队长就是瞎折腾。”

“听说八路军在黑风口那边活动，他怕有人送情报。”另一个人的声音越来越近，“走快点，巡完这趟就能回棚子烤火了。”

等手电光消失在拐角，李老根才钻出来。他不敢再走这条路，转而钻进齐腰深的榛子丛，衣服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胳膊上渗出血珠却浑然不觉。

后半夜起了山雾，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影。李老根掏出腰间的铜哨，轻轻吹了声短促的哨音。片刻后，对面山腰传来回应的哨声——那是交通站约定的暗号。

他摸出火折子点燃松明，按照约定左右摇晃3下。黑暗中，对面也亮起一盏马灯，同样晃了3下。

“是老李吗？”山坳里传来压低的声音。

你

班长，你听我说
训练场的风认得我了
说我终于能踩上它的节拍
考核表的“优秀”红得发烫
像一团燃烧的火

跑道在脚下后退
像时光的河涓涓流淌
初入伍时
脚步与呼吸一起挣扎
我想起
你说“别放弃”的声音
像军号一样嘹亮

你

青石岭的信使

■张广超

“是俺。”李老根攥紧油纸包，往声音处走去，“情报带来了，路上遇着点麻烦，来晚了。”

一个穿着八路军制服的年轻人从树后走出来。他接过情报时发现李老根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累得脱力了。“路上出事了？”年轻人看着他渗血的胳膊。

“小意思，”李老根摆摆手，“鬼子在半道设了卡，绕了点远路。”他没提炭窑里的惊险，也没提差点摔下山涧的事。

年轻人要留他歇脚，李老根却摇头拒绝：“得赶在天亮前回村，家里的药摊子还等着俺回去照看。”其实是怕耽误下一次送信，交通站的人说最近可能还有重要情报要传递。

临走前，年轻人塞给他两个窝头：“老李，你路上垫垫。”李老根揣着窝头往回走，月光照在他背上，影子被拉得很很长。

路过山楂树丛时，他摘了几颗红透的果子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液顺着喉咙流下，让他想起儿子小时候总缠着要吃山楂糕。那时，儿子也是这样跟着李老根在山里转，说长大了要当猎户保护爹娘。

天快亮时，李老根回到村口。他站在老槐树下往山外望，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揣在怀里的窝头还带着余温，就像他心里那点不灭的火苗。

他知道只要这火苗不熄，总有一天能把鬼子赶出这片山。就像这青石岭的山楂树，就算遭了霜打，开春照样会抽出新枝。

李老根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往自家院子走去。明天，他还要去交通站看看，看有没有新的任务。这条路，他得一直走下去，直到听见胜利的消息，直到找回儿子。

“新兵时，谁不被班长的点名追着跑”
粗糙手掌拍在背上
不轻不重
给迷茫的我装上“弹簧”
像整个春天递来枝丫
轻轻扶起
垂头丧气的嫩芽

班长，听我大声说
当视野越过单杠
我能够眺望
更遥远的天际线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那时，我的肩章会在风里闪亮
黝黑脸庞是兵的模样